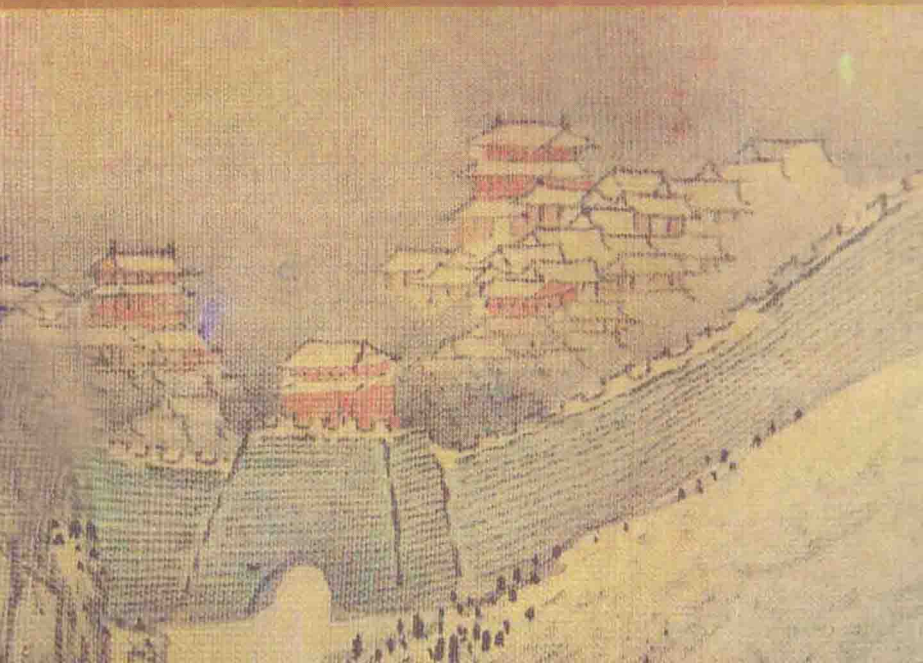


龙城璧传奇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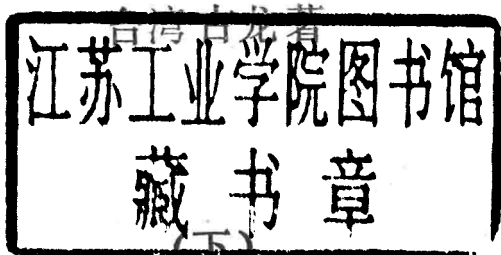
冷血杀手

台湾●古龙著

下册



冷血杀手



珠海出版社

(粵)新登字17号

冷血杀手

台湾 古龙 著

责任编辑：黎 君 装帧设计：丁 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印刷：慈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 字数 440千字
版次：1994年9月第一版 1995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7—040—0/I·18

每套定价：18.60元

冷血杀手（下集）

他们花费了足足十年的工夫，才找到了九百九十九只魔鬼蜘蛛！

要找九百九十九只蜘蛛，绝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魔鬼蜘蛛，更加难找。

魔鬼蜘蛛的长相极其丑陋。

蜘蛛这种小生物本来就并不好看，而这种蜘蛛更是难看中的难看，无论是谁看见，都会有恶心的感觉。

但这一对老夫妇，却把魔鬼蜘蛛视如至宝。

这种蜘蛛通常都只在一种地方出没。

那就是棺材。

不是空空如也的棺材，而是装着死人的棺材。

他们不吃蚊子，不吃苍蝇，因为这种蜘蛛根本就连结网的兴趣都不大。

他们只喜欢吃死人脑袋中的血浆。

这种蜘蛛有没有毒？

说来奇怪，他们居然无毒，就算你给他咬一口，也不必大惊小怪，他们并不是有毒的蜘蛛。

但九百九十九支魔鬼蜘蛛，再加上一支神仙蜘蛛，那又如何？

如果说魔鬼蜘蛛是世间上最丑陋的蜘蛛，那么神仙蜘蛛是应该绝对相反的。

它的体型远比魔鬼蜘蛛庞大，身体上的颜色更是璀璨夺目，异常华丽。

它就象蜘蛛中的皇后，色彩神秘，神态高贵而骄傲。

在蜘蛛之中，神仙蜘蛛是值得骄傲的一种。

因为它不但有一袭色彩缤纷的外衣，同时更是毒蜘蛛中的毒蜘蛛。

蜘蛛与蜘蛛之间，虽然属于同类，但他们绝不友善。

蜘蛛经常打架，而且往往因打架而弄出命案。

甚至是夫妻，蜘蛛亦照打架可也，不是丈夫吃掉妻子，就是妻子把丈夫当作点心般慢慢吃掉。

蜘蛛的性格是凶残的。

神仙蜘蛛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有一套很特别的本事，就是根本不必动手与别的蜘蛛打架，就可以慢条斯理的把对手一口吞掉。

他能喷雾。

一种即喷即杀、任何歹毒蜘蛛都无法抗拒的奇毒。

但魔鬼蜘蛛却例外。

魔鬼蜘蛛虽然咬人的时候不会令人中毒，但他们却天生有一种抗毒的本能。

神仙蜘蛛可以杀掉任何类型的蜘蛛，甚至可以杀死任何庞然巨兽，但对于魔鬼蜘蛛却是一筹莫展。

魔鬼蜘蛛经常与神仙蜘蛛展开火并，他们是天生的对头，有时候魔鬼蜘蛛会给神仙蜘蛛咬死。

但神仙蜘蛛亦未必一定稳操胜券，偶有差池，就会反而给魔鬼蜘蛛突击，变成了败军之将。

在这种小生物的世界里，失败的一方，往往也是死亡的

一方。

而人类又何尝并不如此？

九百九十九只魔鬼蜘蛛，再加上一只神仙蜘蛛，即被放在一个酒罐之中。

酒罐是用来装酒的。

蜘蛛不懂喝酒。

就算他们懂得喝酒，这些酒也同样足以要了他们的性命。

因为他们都已被酒活活淹死。

这一对老夫妇，就在小屋中吃他们的晚饭，他们所吃的菜，就是蜘蛛煮酒。

酒本香浓，但加上了蜘蛛之后，酒的香味就完全消失，变成一种难闻的腥味。

但这一对老夫妇却吃得津津有味。

老人一面喝酒，一面吃蜘蛛，然后又再扒了两口白饭，一起吞进肚子里。

老妇展颜一笑，道：“只要咱们练成了魔鬼神仙蜘蛛大法，唐门之中又还有谁敢与我们相争？”

老人淡淡道：“不错，就是唐智，他的威风也要给咱们压了下去。”

老妇也在喝酒，吃蜘蛛。

两人都吃个不亦乐乎，他们的神态是邪恶而愉快的。

正当这一对老夫妇在吃蜘蛛酒的时候，绿荫林下的一战已结束。

韩家镖局在这一战之中，已尽全力。

但唐智早有预谋，他在绿荫林下所布署的计划，是志在

必得的。

韩翔虽然在江湖中的名气并不响亮，但许穹之没有看错人，他的确是个武功极高的高手。

还有梁平，他刀法上的造诣也相当不弱。

但无奈罪恶门的实力更是强横，除了那十二个戴着半边面具的黑衣人之外，还有几个一直都隐伏在树林中的黑道高手，又再突然从林中杀出。

这一战是异常惨烈的。

结果韩家镖局遭遇到一次极严重的挫折。

韩翔受伤。

梁平勇战，中枪断肠惨死。

四个镖师，无一幸免。

趟子手亦损折过半，只余下数人狼狈逃命。

还有许穹之，他与唐智苦斗了百余招，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在肋下中了一掌。

那是毒掌，现在毒力已然开始发作。

喝了一罐酒之后，他奶奶个熊之声不绝于耳。

这里是唐门。

不是蜀中唐门，而是杭州唐门。

唐门父子虽然同时回到杭州，但很快又再分道扬镳。

唐老人去了抓鬼。

本来唐竹权对于抓鬼这件事也很有兴趣，但唐老人却下令他马上回到家中，因为唐家也需要唐竹权坐镇。

唐竹权是与龙城璧、卫空空一起回到唐家的。

他们刚回到唐家，许穹之也和韩翔负伤来到这里。

韩翔垂头丧气，频频说：“完了，完了。”

唐竹权瞪他一眼。

他又道：“什么都完了。”

唐竹权再也忍不住，大声吼道：“你想要完蛋就最好马上去上吊，去投井，去割脉，别在这里闷死老子！”

韩翔的神色木然，好像一点反应也没有。

但他那完了之声，总算停止了下來。

他的身上，有三道伤痕，其中以左腿挨了一枪最为严重，几乎连大腿骨都给枪尖所折断。

许穹之躺在一张太师椅上，脸色苍白得可怕。

唐竹权背负着双手，左右两边的踱来踱去，忽然又咬牙切齿道：“时九公那个老乌……”

但他只说了一半，就没有再说下去。

其实他并不是说，而是骂。

他想骂出来的话是：“时九公那个老乌龟为什么还未赶到这里？”

原来时九公也到了杭州接应许穹之的，但事有凑巧，时九公骑的一匹马忽然病了。

本来时九公就算不施展轻功，也可以赶得及的，但时九公却医兴大发，把马匹的病治好才赶到杭州。

所以，他来迟了，而且许穹之还受了伤。

当时九公来到唐家大厅的时候，唐竹权骂他的话已骂了一半。

但时九公突然出现，唐竹权总算收敛下来。

时九公哼一声，瞪着唐竹权：“老夫若是老乌龟，你就是龟儿子，龟蛋……”

唐竹权忍不住怒道：“好了好了，还有龟什么？”

时九公呸一声，索性再骂：“看你这副长相，简直像一堆龟屎！”

唐竹权抡起拳头，几乎想向时九公动手。

但他忽然又脸色缓和下来，想动手揍人的手又垂了下来。

“老子不与你计较。”唐竹权气呼呼的道：“你快去医治许谷主，他若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保证你吃不了兜着爬！”

不是兜着走，而是兜着爬。

这个唐家大少爷的说话，有时候真的给他气爆肚子。

虽然时九公的肚子没有给气爆，但眼珠子却已气得向外暴了出来。

如果许窍之不是受了伤的话，时九公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唐竹权。

许窍之挨了一记毒掌，伤势非轻。

若不是他身上有不少灵丹妙药，再加上他本身亦医术高明的话，他可能早已死在杭州。

但他现在的情况，果然是相当危险的，幸好时九公总算及时赶到。

当时九公为许窍之检视伤势之后，不禁长长的吐了口气。

唐竹权忍不住问：“他有没有性命危险？”

时九公冷冷道：“许谷主洪福齐天，怎会有性命的危险？”

唐竹权哼了一声，不再说话。

龙城璧心中暗暗失笑。

许窍之的伤势不轻，但有时九公在此，这条性命总有办

法挽回来的。

这一来，罪恶门与医谷的仇怨，当然也就越积越深起来，罪恶门不会放过医谷，医谷也会对罪恶门施以报复性的反击行动。

夕阳西下，夜色黑得就像是义庄里的那副黑棺木。

这一副黑棺木，是最近才放在义庄里的。

直到现在，它还是很崭新。

但这一口棺木里的死人，在搬进这间义庄的第二天后，就已不翼而飞。

尸变吗？

不，这具尸首除了快将腐烂之外，并没有发生过尸变这回事。

这具尸首是被人撵了出来，然后将之放进隔邻的一副棺木里。

换言之，这一口黑色的棺木没有死尸，而另一口棺木却躺着两具。

是谁搞的把戏？

原来这就是义庄剩下来唯一那个老看更的杰作。

他把这口黑色的棺木腾空出来，只有一个目的。

他看上了这口棺木，并占有了这口棺木作为他憩息之所。

义庄里有没有鬼是另一回事，但这老看更的行动，却真的是与鬼不相上下。

他在白天的时候睡觉，而且睡在棺木里。

到了晚间的时候，他就由棺木里爬出来，像幽灵般在义庄四周走来走去。

一般义庄的老看更，总有点酒瘾。

虽然他们已习惯与鬼为邻，但酒能壮胆，而且更能让时间消逝得比较快一点。

有酒意的人，通常都很容易消磨时间，也许他们的时间观念都给酒所冲走了。

但这间义庄的老看更从不喝酒。

烈酒固然不喝，连清淡无味的水酒也绝对不沾唇。

他只喜欢喝茶，喝附近的山泉之水。

这个老看更叫何宽，相貌平平无奇，是个看来很平凡的老头儿。

但何宽真的是个平凡的老头儿吗？

当然绝不。

他的一双枯瘦得可怜，但却随时可以把任何人的脖子捏断，而且脖子上的肌肉会被捏得象是烂豆腐一样。

义庄里以前的另一个老看更，就是给何宽活活捏死的。

那个老看更不懂武功，但他却连做梦都想不到，何宽居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

何宽的真正姓名，当然也并不叫何宽。

他根本就并非姓何，而是姓唐。

他是蜀中唐以前的总管唐正邦。

唐正邦的外号是毒幽灵。

如果蜀中唐门没有唐正邦这一种人，这个家族在江湖上的声誉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

遗憾的是，唐正邦这种擅长用毒，心肠亦同样狠毒的人并不少。

不独蜀中唐如是，即使是江湖的其他各大家族，亦有类似的情况。

但自从唐百啸成为蜀中唐门主人之后，唐正邦就忽然神秘失踪。

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踪。

只有唐智，他很清楚。

唐正邦与唐百啸，是不能并存于这个家族之中的，他们之间的成见实在太大。

唐智并没有放过利用唐正邦的机会，他找到了唐正邦，并且极力说服他加盟在罪恶门旗下。

唐正邦答应了。

除了唐正邦之外，还有两个早已脱离蜀中唐门的夫妇，也加盟在罪恶门之中，他们就是那间庙宇内的一对老夫妇。

这里距离杭州唐门并不远。

唐智早就已部署好一个庞大的计划。

他的发展是迅速的，也是多方面的。

他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也不会放过任何与他作对的人。

在他的心目中，世间上只有两种人；

——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他对待敌人的原则也只有一个：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杀尽异己，唯我独尊。

罪恶门是他一手创立的。他以罪恶二字为名，其人心胆之狂妄，实在不难想像。

在庙宇后煮吃蜘蛛酒的一双老夫妇，论辈份绝对不在唐智之下。

那个老人是唐智的堂弟，他叫唐散。

唐散的年纪，只比唐智少一岁。但唐散的妻子莫慧珍，却比唐智的年纪还大。

唐散的婚姻，一直都被昔日蜀中唐门的老主人大力反对。

但反对终于无效。

唐散是个充满叛逆思想的人，他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

昔日唐门老主人反对他与莫慧珍成亲，是因为莫慧珍是一个绿林中的女魔头，她犯案累累，而且行事手段的凶残。更是令人发指。

虽然蜀中唐的声誉在江湖上也并不怎么好，但唐门老主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认为声誉不好，可以重新检讨，他准备在三十年之内，改变江湖中人对蜀中唐门的印象。

但他的理想还未实现，就已溘然长逝，病死在床上。

唐散在蜀中唐门中的人缘并不甚佳，不但不佳，简直就是非常恶劣。

他实在是一个极难相处的人。

结果，他与妻子脱离唐门，另闯一番天下。

他们曾经组织过一个帮会。

但这个帮会并不成功，创立了五年之后，就给江湖中的八大门派重创，唐散夫妇还受了重伤。

多年以来，唐散夫妇都无法再行练功，武功大大倒退。

直到数年前，他们的伤势才有转机，但已虚耗了不少岁月。

唐智没有放过任何值得利用的人，所以他们又被网罗，

加盟在罪恶门的旗下。

这一座古老的庙宇，就是罪恶门在杭州附近设立的一个分舵。

表面上看来，这里人烟稀疏，除了义庄的死人之外，就只有一个老看更，和庙宇中的一双年老夫妇。

但实际上绝非如此。

在庙宇和义庄的背后，还有一个很秘密的山洞，里面还有不少罪恶门的高手！

唐散夫妇虽然加盟在罪恶门下，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以前所自己创立的帮会。

他们也和唐智一样，并不是安份守己的人。

这十年来，他们一直到处搜寻魔鬼蜘蛛和神仙蜘蛛，终与制成了蜘蛛酒。

这是他们要练成魔鬼神仙蜘蛛大法的唯一办法。

他们要练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是一个秘密。

一个绝大的秘密。

这件事绝不能让唐正邦知道，更不能让唐智知道。

唐正邦的心毒，唐智的心更毒。

而唐散夫妇呢？

他们又岂是善男信女？

蜘蛛酒已喝完。

不但酒喝尽，连那九百九十九双魔鬼蜘蛛，和那一双神仙蜘蛛，也已分别进入了唐散夫妇的肚子里。

唐散夫妇露出了一种狡黠的微笑。

魔鬼神仙蜘蛛大法是一种至邪至毒的下功，他们在一个月后，可以全部练成。

练这种武功并不太难。

最难之处是要找寻好些蜘蛛而已。

正当他们得意微笑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巨响。

唐散脸色一变。

他立刻冲出室外去，怒喝道：“什么人？”

墙角后响起一个人冰冷的笑声。

只听那人冷冷的道：“我是你的邻居。”

“唐正邦？”

“不错。”一个幽灵般的人缓缓地从小角后走了出来。

他的手中拿着两根粗大的绳索。

这人的脸上毫无血色，但嘴唇却殷红如血。

果然是唐正邦！

唐正邦手中的两根粗大绳索，拖着两件沉重的东西。

那是棺木。两副又残、又旧、而且开始发霉的棺木，棺木上还写着几个字。

虽然天色黑暗，但这两副棺木上写着的字，唐散夫妇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是唐散夫妇的名字。

唐正邦又是冷冷一笑。

他的声音仿佛比冰还冷：“你们想自己躺进去，还是要劳动老夫出手！”

唐散脸色铁青，沉声道：“你早就想造反，你的野心真不小。”

唐正邦冷冷道：“想造反的是谁，你们心中有数。”

唐散吸了口气，道：“门主回来之后，就是你的死期！”

唐正邦忽然发笑。

笑声如同夜泉，令人听来毛骨悚然。

“唐散，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想秘密练功，谋害总门主！”唐正邦的笑声忽然又沉寂下来，厉声的指责唐散夫妇。

唐散的脸忽然一阵痉挛，好像胸口忽然被人踢了一脚。

唐正邦又是一声冷笑，道：“如果你们以为搜集蜘蛛的事神不知鬼不觉，那是大错特错，就算你们能瞒得过全天下的人，也瞒不过我的一双眼睛！”

唐散的额上青筋凸起。

良久之后，他才重重的叹了口气，道：“你果然是个聪明的人，看来愚夫妇的一切行动，你早已了如指掌。”

唐正邦嘿笑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还是认命好了。”

唐散道：“现在总门主还不知道这件事，难道你就没有替愚夫妇隐瞒一下？”

唐正邦没有答复。

但墙角后忽然又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这个声音只说出了三个字：

“太迟了！”

这三个字说得并不响亮，但却在唐散夫妇心中激起汹涌的波涛。

唐智竟然已回到这里，而且还知道了他们的一切秘密。

唐智又再重复那一句话。

“太迟了。”

当他说完这三个字之后，本来沉寂的庙宇，忽然就变得

比市集更热闹。

唐散夫妇互望了一眼，又再向四周望去。

只见数之不尽的武士，已把他们两人团团围困，

唐散忽然觉得手心有点汗。

汗是冷的。

他的心也同样冰冷。

唐智的目光，森冷而残酷，他再又对唐散夫妇说道：

“你们若自己动手自行了断，一定可以死得舒服一点，否则非但会死得很痛苦，而且绝对无法保回全尸，你们不妨好好的考虑一下。”

“考虑？”唐散的目光也同样凶狠残酷：“就算老夫今天死在此地，好歹也要找个人垫垫棺底！”

他的说话还未说完，唐智已沉下脸，双手却同时挥了一挥。

他这个手势，罪恶门中每一个人都很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杀”！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更决绝的含义，那是：“不留活口！”

对于唐智来说，他认为杀人就和玩女人一样，非要彻彻底底不可。

但他是否知道，无论是杀人也好，玩女人也好，都和玩火同样危险呢？

他也许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玩女人，直到有心无力的时候，他却喜欢杀人。

今天下午，他已在绿荫林中，把韩家镖局杀得人仰马